

昆滇往事

鱼课司街名称由来

□张俊

昆明近日公园之南有条街叫鱼课司街,你是否相信,这条街曾经靠在滇池边?当年湖水中映着东西两塔倒影,塔旁泊着帆船,不远处就可捕鱼捞虾。

元大德五年(1301年),初到云南为官的李京,看到烟波浩渺的滇池,写下了《初到滇池》,诗中云:“天际孤城烟外暗,云间双塔日边明。”也许他看到的就是当时位于滇池之滨的东西两塔。据史料载,此时的滇池经赛典赤治理后虽然湖面缩小,仍然比清代孙髯翁所见的“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壮观得多,今得胜桥、巡津街、鱼课司街一带仍靠近滇池边。

让我们回到更遥远的唐代看滇池,因为鱼课司街得名始于唐代的南诏时期。据《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地名志》(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政府

1984年8月编)载:“鱼课司街位于近日公园之南。东起书林街,西至东寺街,长246米,宽6米。东西走向……唐代(南诏)此地设有管理水产、征收鱼税的衙门——鱼课司。后逐渐发展形成街道。街由此得名。”

鱼课司街也许在昆明算得上最古老的街名了。唐代为什么要把鱼课司设在这里?显然,这一带经常有渔船停泊,所以自然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鱼市场。于是官府在滇池边就地设立了征收鱼税的衙门“鱼课司”。这真是个敛财的好主意,可以十分及时地征收渔税。

走在今日高楼林立的鱼课司街,遥想当年,我似乎看到了银光闪烁的浪花里,驶来了一艘渔舟,渔夫在岸边刚泊下船,捕入网中活蹦乱跳的鱼还没倒出来,就遇上了等着买鲜鱼的

买主。鱼才成交,喜孜孜的渔夫左手接过白花花的银子,还来不及装入囊中,右手又不得不把一部分银子递过去。递给谁?因为“鱼牙子”(收鱼税的官吏)已经来到了渔夫身旁。鱼难漏渔夫之网,渔夫之税银也难漏“鱼牙子”之“网”。

后来这热闹的鱼市逐渐成为了街道。笔者青少年时代曾多次跟随母亲,走进早已看不到海的鱼课司街买鱼,因为这条街的西段多年来曾经是热闹的农副产品市场,只是无法买到渔夫直接从网里倒出的鲜鱼了。

今天这条街已看不到海,闻不到鱼腥味,更寻不到收缴鱼税的“衙门”,只是“鱼课司街”的名字却一直在叫着,不知还要再叫多少年。

(作者原工作单位:华润昆明医药有限公司,74岁)

这是高中同学的一次聚会。时间是2016年12月11日。我当场写了三首打油诗。

其一:离别校园52年,同学英姿种心田。金马坊前重聚首,品尝滋味酸又甜。

1962年6月,我和8位同学参军,只读了高一,离开母校已54年。其他同学1964年高中毕业,离开母校52年。当年人人青丝,现在个个白发。特别是谈到有三四位同学已谢世作古,我们心里都酸酸的,沉默了一阵。现在大家都还能聚会,不容易。我对一位同学说:伟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算不得什么了。我想,珍惜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最重要。

第二首是这样:小苗种植校园中,恩师心血注心胸。古稀之树不容易,管他是柳还是松。

“恩师”原词是“师长”。同学建议改为“恩师”。我们谈到班主任谭琪惠,老人家在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以开书店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上世纪50年代曾经在云南日报发表过几首诗,老人家前几年已经离开我们了。大家还谈到校长李艺群,李校长那手好书法我们记忆犹新,现在都还赞叹。我得意地说:前几年我得到老人家90高龄时专门教我的一幅墨宝。这很让同学们羡慕。我忘了告诉同学们,李校长更是一位老革命,解放后实行薪金制定级时一下子就是14级干部。夫人也是一位老干部副厅级。

对这首“打油诗”的末句,我征求大家意见:“大家争当百年松”好,还是“管他是柳还是松”好?有同学说后一句好。

第三首这样“打油”:跌跌绊绊七十载,尘世风烟滚滚来。老不老信背手看,微笑站在检阅台。

现在我们熬过古稀之年,可以微笑着检阅滚滚而去的岁月。

我们这批同学,在工农商学兵文教卫生科研建筑等行业上都有“混迹”的。我问一位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的同学,你的作品是什么?他答非所问地说,“我有一个同学没有任具体职务,是大校。”而被我问的这位同学是副总工程师,我明白,他的作品,不方便说。

我从工厂退休了十多年。我想,社会就是座加工厂,阅历就是加工的过程。我庆幸,我们聚会的这批同学,经过“车、钳、铣、刨”等工序加工完善,都没有废品。(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开关厂,75岁)

征稿启事

忆往昔,多少悲欢离合历历在目,多少酸甜苦辣皆系于心。弹指一挥间,你已在岁月中洗尽铅华,宠辱不惊。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曾为社会做出各种贡献,而今继续以其智慧启迪着人们,激励着人们。为加强老年读者的沟通交流,展现当代老年人的精神风貌,本报副刊增设“晚晴”专版。在此,诚邀老年朋友与大家一起分享人生经历、晚年生活以及在时代变迁中的所见所闻所思。

“晚晴”版面具体栏目设置如下——
峥嵘岁月:讲述有意思的人生经历、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念。

昆滇往事:展现昆明及云南各地人文历史、城市变迁等。

夕阳之歌:展现千姿百态的有意义的晚年生活。

家长里短:讲述生活琐事,分享家庭成员间和谐相处的经验。

养生有道:分享健康养生心得体会。

人生絮语:表达人生感悟,天南海北,信马由缰。

书画摄影:原创有价值的书法、绘画作品、老照片、摄影等,不拘一格。

投稿要求

1. 文章体裁不限,字数要求在1100字以内,书画摄影、老照片需配备文字说明。

2. 电子稿件请发邮箱: ccwbwq@163.com(不接受纸质稿件)。

3. 来稿请注明性别、年龄、原工作单位等信息;同时也需要注明详细收信地址、邮编、电话。

4. 投稿者文责自负。

春城晚报编辑部

峥嵘岁月

游泳趣谈

□赖永宇

退休后常去游泳馆游泳,周日或假期常碰到三五成群的少年儿童来上游泳课或参加培训,馆内一改往日的平静,充满稚嫩喧哗的童声。现时学习游泳的儿童年龄越来越小,有的五六岁,甚至三四岁,但不管基础或年龄大小都是全副武装,从泳帽、泳镜到泳衣、裤一应俱全,他们在教练的带领下,利用游泳馆温水全天候的条件和教具泳棍、漂板等学习,从熟悉水性到各种游姿都有一套科学规范的学习方法,每当看到这些绽放着幸福喜悦的儿童,就会想起自己童年游泳的趣事。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戏水洗澡都是儿童的天性,昆明不乏滇池湖滨、大观河、八大河等天然的游泳场地,但儿时受交通及年龄的制约,不敢去也不知道还有游泳池,大都是天热下午放学后和年龄差不多小伙伴相约,就在书林小学云纺附近城郊接合的小溪小塘沟里光着屁股去洗澡去玩水,打打闹闹,扑扑腾腾直到快吃晚饭才不亦乐乎背着书包带着满身泥水回家。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家庭作业,洗澡玩水的疯劲和快乐不亚于今天的儿

童,只是那个年代物质匮乏,既无泳裤帽镜,也无任何游泳器材,更无教练,天长日久,老天真怜,没有溺水,只一次脚底被碎玻璃扎伤,感染发炎化脓月余,就这样,学会一点点“狗扒澡”,其动作有点像小狗游水,与现今的儿童通过规范培训掌握的游泳技能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相差远矣。

1956年从书林小学升入昆三中初十五班。三中学校后面就是双龙桥,那时盘龙江在双龙桥近乎直角拐弯流经土桥、棉花桥、玉带河、西坝、篆塘到大观河,因河道狭窄洪水季节常漫堤,儿时记忆中土桥、棉花桥、东寺街时常淹水。后政府疏浚开凿,使大部分水沿今天的盘龙江直奔滇池,只有小部分水仍从双龙桥流入篆塘。这条新疏浚开凿的河,同学叫它“新大河”,实际就是今日盘龙江。

进入中学后,一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3至5岁,我属猴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就像是一只瘦猴,游戏叠罗汉总在塔尖。“新大河”洗澡总得到这些大同学的关照呵护,心里有一种安全感,初中有了内裤,洗澡不再光着屁股了,但我的“狗扒澡”只敢在新大河边上玩

玩,看着大同学游到河中心,再游到对岸,再游回来,还有的同学可以头顶衣裤蹚水横渡,真羡慕!同学的鼓励,慢慢我游技胆量也有提高,终有一天,在誉矣同学的陪伴下第一次游到了对岸,真高兴啊!有了这一步,洗澡上了一个台阶,游技也从狗扒到拍水到逐步会蛙泳。以后的岁月不论在水库,在深不可测的抚仙湖,还是在茅坪“五七”干校金沙江等地游泳,都仰仗着在“新大河”练就的基本功。三年同学之间结成的纯真友谊使我终生难以忘怀,常思念十五班帮我渡河的誉矣同学!怀念养育我的母亲河——新大河,即盘龙江。

退休后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游泳馆游泳,老有所乐,清澈透明的水真的很舒适温馨!激起水波的涟漪中多少有一些遐想,希望随着滇池的综合治理,水质的根本好转,在有序严格管理条件下,能有一隅开放的自然水域,让更多的游泳爱好者和青少年、孩童头顶蓝天白云,在清澈水中欢快畅游啊……

(作者原工作单位:昆明市科技培训中心,75岁)

夕阳之歌

在“微信群”里欢度晚年

□王树仁

如今已经71岁的我是一个乡镇中学退休教师。2008年10月退休后,虽然离开了辛勤耕耘39年的可爱校园,不能再与活泼天真的学生共度美好时光了,但是并不感到孤单,因为有早已退休的同是中学教师的爱妻卢雅复为伴,晚年生活也是其乐融融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6月12日,我的爱妻被查出患有食道癌后,虽经过15个月的全力治疗和精心护理,却于2013年9月17日离我而去。爱妻病逝后,因儿子一家三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省城居住,我顿时就成了“空巢老人”。

2016年5月,我在家乡发起组织了“六八届高中毕业老同学联谊会”后,作为“筹委会”的秘书长,首先得用电话联系在外地两个班级的近一百位老同学,但我仅知道不到四十个老同学的电话号码。在这样的情况下,和我一起负责联系外地老同学的刘志远就说:“咱们建立一个老同学微信群,把咱们知道电话号码又用智能手机的老同学都加进来,然后在群里把联系不上的老同学的名单公布

出去,让群里的老同学提供咱俩联系不上的老同学的联系方式,保证就能把老同学都联系上。”我说:“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是我不会‘整’微信啊!”刘志远说:“可好学了。”

就这样,我马上打电话让在省城的儿子买一款智能手机给我送回来。我上午打他的电话,在他的母亲病逝后更加关心我生活的儿子,下午就开车和他媳妇把手机送回来了。接下来我和刘志远等建立了“老同学微信群”,通过加到这个“群”的四十多个老同学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把“失联”的老同学差不多都联系上了,使“老同学聚会”得以在8月15日如期召开,也使我知道了“微信群”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既方便又快捷的“工具”。

因此,在我“寂寞无助”的情况下,才决定在“微信群”里欢度晚年。老同学聚会结束后,我就联系镇内一些爱好文学创作的老朋友,建立了一个“文学兴隆微信群”,通过在“群里”互相交流文学创作的心得体会等来“打发”孤独寂寞时光。时至今日,这

个致力于弘扬传统文化的“微信群”还加进来了一些远在北京、昆明和哈尔滨等地的喜爱文学创作的乡友。

为了使自已坐在家,就能与更多喜爱文学的人在“微信群”里接触畅谈,我还加入了由县委宣传部建立的“文苑集结号微信群”,加入了省报文学副刊版的“微信群”等。这样,当自己在写诗文写累了的时候,就打开智能手机,在充满文化氛围的“微信群”里“漫游”,或赞美文友佳作或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展示自己的作品,来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增加快乐。虽然不能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但因为都有共同的爱好,“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神交”完全可以说就像是一种特殊的“兴奋剂”一样,能把自己的“寂寞感”一扫而光。

由于有了在微信群里与文友互相交流的“乐事”,所以我这个“空巢老人”不但每天远离了寂寞,而且健康的心态也使身体更健康了,如今我正快快乐乐地欢度晚年呢。

(作者原工作单位: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71岁)